首都向新力

全球人工智能（AI）拍片賽道淘汰戰白熱化，不少公司燒盡資金後黯然退場。國產AI獨角獸愛詩科技（AISphere），卻靠海外個人付費用戶殺出重圍，近日更選取數碼港設立香港辦公室，定位為輻射本地企業、政府機構、高校及創作者的AI樞紐，並首度披露正與股東及監管機構探討在港掛牌上市的可能性。愛詩科技創始人兼行政總裁王長虎於北京研發總部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分享這家AI新貴如何從一場「非共識」的孤獨賭局中殺出重圍，成功斬獲可持續的海外收費營運模式，並將香港視為既能承接內地研發、又能對接國際規則中轉站的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莊程敏



●愛詩做多模態影片大模型與「世界模型」旗下PixVerse面向全球用戶。 公司網頁截圖

經濟論 走中國看經濟之北京篇

愛詩落戶數碼港建AI樞紐 成功突圍AI影片淘汰戰

創始人王長虎：海外個人付費成核心收入來源



●愛詩科技創始人兼CEO王長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宇威 攝

愛詩2023年成立，做多模態影片大模型與「通用實時世界模型」，旗下PixVerse面向全球用戶，內地則有「拍我AI」，另向開發者提供模型與接口。所謂「實時世界模型」，與一般AI影片的分別可以用一句話講明：後者是給你一段拍好的片，前者是生成一個會隨你操作而變的世界，你按鍵往前走，畫面就跟着「長」出來，而不是等你按完再渲染。

這家科技新貴剛於今年7月完成C輪系列融資，本輪累計融資額達29.8億元人民幣，股東包括阿里巴巴、鼎暉、螞蟻集團等。據海外媒體報道，公司投後估值逾20億美元（折合約156億港元）。公司不僅在全球177個國家及地區累積逾1.7億註冊用戶，更關鍵的是其收入結構：2025年大部分營收直接來自海外個人付費用戶，而非企業採購。

提早建起付費盤 提供現金流支撐

王長虎說，創業初衷是讓每個人都能自由創作影片，走向全球C端因此是必經之路。行業普遍在訓練與推理兩端燒算力、深陷虧損，愛詩提早建起的付費盤提供了現金流支撐。這句話的分量不在規模，而在次序：先有收入，再談增長。他補充，服務好全球個人用戶之後，影視、遊戲、營銷等行業的場景需求會自然浮現，企業客戶體驗過產品正逐步轉為商業客戶。目前B端佔比仍少，但商業天花板高。

隨着業務規模迅速擴張，走向公開資本市場成為愛詩發展的關鍵一步。近月內地大模型領域融資與資本運作頻頻，市場紛紛傳出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快手旗下可靈AI擬推進上市日程，業界亦普遍將愛詩科技與生數科技視為部署赴港掛牌的有力競爭者。愛詩科技聯合創辦人兼總裁謝旭璋早前親身來港出席辦公室揭幕儀式時透露，公司業務正處於高速成長期，正與股東及監管機構深入探討未來與資本市場合作、乃至在港上市的可能性。

以港為樞紐 連接全球資本產業人才

對於落戶香港的戰略考量，王長虎把香港的價值拆成三層。一是香港的國際化商業環境、金融與專業服務網絡，有利於愛詩科技進一步連接全球企業、合作夥伴和資本；二是香港擁有影視、創意、文旅、廣告等成熟產業，可以共同探索生成式AI的應用；三是通過數碼港、高校、初創企業和創作者網絡，建立長期的技術交流、人才培養與產業合作。愛詩希望一方面扎實服務香港本地客戶，另一方面通過香港與更多國際企業、創作者和合作夥伴建立聯繫。更重要的是，在這裏驗證AI視頻技術如何真正融入行業工作流程，再把經過驗證、具備可複製性的經驗帶到其他市場。

於數碼港設立香港辦公室後，愛詩科技最新啟動「數智香港．愛詩AI百業共創計劃」，向本地合作夥伴全面開放核心技術、內容生產能力及生態空間，並與四間本地機構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當中包括與空間智能企業其域創新合作，將真實世界三維重建與即時AI影片融合，共同開拓影視特效、文化旅遊及地產展示等海外解決方案；與香港理工大學攜手將AI動態生成引入中國歷史與文化等課程，推進負責任AI跨學科研究與青年實習；同時聯同香港福建三明聯會青年委員會及香港青年新創見，展開防詐騙公益內容創作，全面推進在港業務深化與社會連結。



●愛詩希望以最先進的AI演算法，為人類創作溫暖的內容。 公司網頁截圖

當代碼遇見詩意 鏡頭長出溫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外界看AI研發團隊，看到的通常是算力、參數與模型規模，一堆沒有溫度的名詞。但王長虎對「愛詩」二字的拆解，恰恰點出這門生意的核心矛盾：AI是手段，詩才是目的。算法可以計算光影、重建場景、壓縮生成時間，卻唯獨算不出一個人為何會被一段畫面打動。正因為算不出，才更要有人去問。這份自覺，令這支團隊沒有停留在「堆參數、追榜單」的技術競賽，而是把問題反轉問：普通人究竟想用影片做什麼？

「愛詩」二字，由來頗有講究。王長虎分享，首字「愛」取自人工智能的英文縮寫「AI」，代表人類探索未來的科技之刃；次字「詩」，則是人類在古代文明中創造出的最高級、最精煉也最浪漫的表達形式。把二者融合，正是這群IT人最初的願景：用最先進的AI演算法，為人類創作最溫暖、最具詩意的內容。

將AI影片創作平民化

這份科技浪漫並非只得「講」字，而是實實在在落到全球逾1.7億用戶手上。王長虎憶起產品「PixVerse」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爆紅時刻，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技術參數有多傲人，而是無數普通家庭因一項簡單功能而綻放的笑容。在此之前，AI影片工具完全被專業影視人和程序員壟斷，屏幕上堆滿了晦澀難懂的英文提示詞和複雜參數，尋常百姓根本無從下手。

當其他行家鑽研增加更多功能，愛詩科技團隊做了一件極其大膽的「減法」，就是徹底抹平專業門檻。當一項原本看似遙不可及的黑科技，化為老人逗弄寵物時的會心一笑、年輕人在社交平台上的情感分享，科技才真正擁有了溫度。

招攬具藝術創造力人才

如今，這群在北京研發中心日夜運算的年輕工程師，將這份「詩意」帶到了坐擁無敵海景的香港數碼港。愛詩科技透露，香港辦公室正廣發英雄帖，希望在本地尋覓更多兼具技術直覺、藝術創造力與國際化視野的複合型人才。

創業是選非共識 但正確的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莊程敏）「如果早期的時候我們能有更多的資金，我們現在有機會走得更遠。」在回顧三年走過的生死隘口時，王長虎在專訪中道出這句感慨。這句心聲背後，既是一家百億獨角獸的突圍故事，亦反映頂尖科創團隊面對全球算力競爭的現實壓力。

2023年春季，ChatGPT掀起全球大語言模型投資狂潮，41歲的王長虎離開效力多年的微軟亞洲研究院與宇節跳動，在業界普遍將AI影片視為「投入巨大、回報縹緲的無底洞」之際創立愛詩科技。王長虎坦言，「創業必須選擇非共識但正確的事」，當時大部分人既看不清方向，也不相信技術能在幾年內落地，反而為具備視覺演算法積累的團隊留下難得的窗口期。

拋棄傳統路徑 押注DiT架構

在底層架構抉擇上，愛詩科技同樣進行了一場高風險的技術豪賭。2023年行業普遍採用二維圖像領域成熟的U-Net架構，愛詩則毅然拋棄傳統路徑，全面押注基於Transformer模組的DiT架構。這項抉擇在2024年初OpenAI推出Sora時獲得全面印證，證明了規模法則在影片生成領域的有效性，但隨之而來的是算力租金飆升與全球巨頭攜資圍剿的生死關口。

初創企業決策快速成優勢

王長虎回憶，「當時身為早期創業公司，手頭資金極其有限，可能只夠全力開火衝刺一次，一旦資金耗盡而研發未成就可能就此消失」。團隊最終憑藉領先的自研技術架、數據處理與工程能力，在資源受限的環境下守住全球第一梯隊席位。對於當前賽道僅剩少數玩家的市場判斷，王長虎表示認同，並指出相較於組織架構龐大的巨頭，初創企業憑藉更扁平的架構與更短的決策鏈條，有望在下半場持續留在牌桌之上。

5秒生成下個5秒 愛詩讓影片邊播邊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以前的AI生成影片，像影印機：按一下，吐出一段片，然後停手；想改，就要從頭再來。愛詩科技9月推出最新技術「PixVerse R2」，換了做法——它不給你一段片，而是開一個「世界」，你在裏面走，畫面就一直「長」出來，無需等待。王長虎解釋：「當你播放五秒影片時，新的五秒影片已經生成出來。」播放與生成並行推進，過去那條要等上幾分鐘進度條，被抹平了。

觀眾由「看的人」變成「玩的人」

不用等，就可以一路播、一路生。看電影是被動的：畫面早就拍好，你只能看。但若每播一秒、下一秒就同時被造出來，你隨時可以中途下指令——把晴天改成下雨，把路人換成主角。觀眾由「看的人」變成「玩的人」。這就是實時世界模型：它不是更長的影片，而是一個會回應你的世界。

難處不在快，而在三件事：播10分鐘，主角還是同一張臉、同一條街，不能變樣；你一邊下指令，它一邊要接住，不能停下來想；前面發生的事，後面要記得。像講一個很長的故事，講到一半不能換了主角，也不能忘了開頭埋的伏筆。愛詩的解法，說穿了是把「變聰明」和「變快」分開做：先養一個不斷學習的大模型，讓它越來越強；再把同一個模型壓縮成能即時運行的版本。不是另做一個又快又笨的「頂上」，反而是沿用同一個「腦」，先求博學，再求敏捷。

創業初衷——科技助人釋放想像力

愛詩也把手機當主場。業界多數把模型賣給荷里活級專業人士，用複雜指令換畫質；PixVerse走另一邊，門檻低到「拍一張照片、按一下」。TikTok上爆紅的「超級英雄變身」就是這樣來的——一位普通母親或放學後的少年，無須懂得敲任何一行代碼，只需隨手點開手機相簿，上傳一張家中小狗趴在客廳的呆萌照片，點擊模板，片刻之後，屏幕上的毛孩便彷彿擁有了生命，穿上筆挺的西裝在熱鬧街道上神氣活現地邁步奔跑。王長虎說：「我們創業的初衷，就是希望每一個普通人，都能輕而易舉地用科技釋放自己的想像力。」理由很實在：不深入普通人，這類模型就沒有意義。

但要說清楚：目前通用實時世界模型的單次生成質量仍有提升空間，互動影視要的是幾分鐘不出錯；成本、版權、審核也不會因為「即時」而消失。王長虎自己也承認，模型仍處早期。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AI會不會造世界，而是：當世界可以隨時被生成，由誰決定生成什麼。